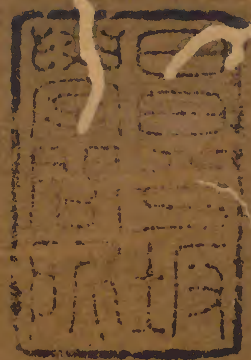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四十七 四十八



庫文閣内	
一五函	漢書
六四冊	
七架	

庫文閣内	
三六函	漢書
二六冊	
三架	

(大十三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26)
函號	366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續編卷之四十七

淺草文庫

陝西三邊四鎮總敘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河南編

陝西二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黃甫川

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

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

城外悉為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墻距河遠八九百

里近二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

山水先合後泮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

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埽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伏

圖

卷之四十七

一

林逐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由橫地渡河而西爲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虜時住牧警報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三十里洮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墻入山後虜冬由靖虜衝踏水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皆繹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土著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華屯章噶等族石峯谷酒泉浩澤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二百里甘肅一千八百里通共五千六百餘里

陝西邊鎮事宜

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人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者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虜於河外中城直南朔方西城南

直靈武東城南與補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里又于牛頭
 朝邦北山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
 減鎮兵數萬

陝西邊四鎮之圖



圖

卷四十二

三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其門動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豈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

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
 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
 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
 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
 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



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回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瞭

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趨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石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嚮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猾堡移出嚮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

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搖振軍威矣從之

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自傳塘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不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在則實有限年之列言之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

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其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啟閉且轄東西二十五營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各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邊極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

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倍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調停免買陪補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迄今未盡舉行

曾總督延綏邊牆疏

一曰固邊圍自古禦戎設險以爲坊項自大寧棄而東北撤其藩籬河套失而西北損其形勢中原之險漸遺於夷矣往年宣大之關多虜患非無設險之謀也要之處之未盡其道與無險同竊者臣任山西巡撫提督鴈門等關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數百餘里總督右侍

郎分萬達督同總兵官周尚文等修築各該要害邊牆仰賴 朝廷處置得宜傳聞虜賊不敢侵犯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今延綏一鎮外聯沙漠內蔽全陝山川形勝世稱雄鎮誠經制而守之豈復憂此匈奴耶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牆創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坏土者一遇有警我軍難於憑藉此所以虜寇之來如履無人之境其弊正坐此也臣嘗計之延綏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

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里實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牆百里每里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如之高并塚牆共三丈上蓋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人矣自一里以至於百里皆然也但於百里適中去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官廳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叅或遊擊將軍也副叅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

以守之於百里之中曷彙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堡寬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重門疊整局鋪完因通哨探出奇伏皆於此門凡一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壘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叅遊擊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圍之畧也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爲偏將者一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人通千五百里而計

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有邊牆敵臺以爲憑據有燉煌烽燧以爲瞭望有堡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以脩屯政以資衣食牆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卽以築牆牆高池深零賊毋敢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既有七千餘人又調牆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

探之可得官軍各二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牆邊往來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又數十里之牆計其垛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垛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猶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闔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牆深池限隔之外衆人廣器制馭遠邇彼之強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

發不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朗自高臨下
發踈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
迎來之謂以主而待客是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
固之道也或曰此牆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守牆
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鄰之
牆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牆守兵須移矣凡居右
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
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牆上往來一時即合一
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曰邊牆僅支零賊
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之邊牆也果實加高
厚之工人致死守之力則金湯之形莫壯而制禦之功
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况
於大邊塞乎

二曰議財用臣按邊圍一固其利溥矣然不一勞者不
永逸今計脩牆一段約地百里剗削板築工程浩繁除
堡城舊有并新設者另行勘估外其敵臺百座每座連
房繞以月牆各約該工料銀一百五十兩閘門二座連
房并重門疊斬各銀一百兩以上墩臺閘門共銀一萬
五千二百兩每里邊牆計長三百六十步折筭一百八
十丈每十二丈作爲一工每工連女牆折筭約高二丈

零四寸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每工除火頭夫一十名淨用夫一百名每名每日計築高廣皆一尺二寸墻高二尺四寸應築一十七日每日每夫行糧一升五合折銀一分五厘外加鹽菜銀一分共二分五厘連火頭一百一十名共算行糧鹽菜銀二兩七錢五分計一十七日該銀四十六兩七錢五分是爲一工每里通計一十五工該銀七百一兩二錢五分通百里計之共該銀七萬一百二十五兩其承委管土官員人役并各匠役廩給賞犒等費不下一千餘兩并墩臺平房閘門等項工料之費通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東西邊一墻延長一千五百餘里內除天溝險陷并挑壕外實該一千四百四十餘里通計工料糧賞大約用銀一百二十四萬三千八十兩加以架梁官軍一萬二千員名爲三千匹糧料草費大約三工須銀一十四萬兩通前共計銀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十兩則金城湯池之險可永賴矣此其大畧也通前工程中間舊址可因險阻當依者其費宜省土雜沙礮工涉遠難者其費宜增又在承委官員臨時盈縮其數也如蒙乞勅該部通查議處先濟第一段工程之費其餘陸續發付該鎮給濟工完查勘造冊奏繳若曰財用不敷難興大役臣以爲三秦

因無此邊歲遭虜患延安慶環之間民物彫殘情實可
憫以此較彼所費孰多况墻成而有人以守坐見久安
長治之效否則夷虜之患不息上下俱困其慮長矣

榆林總敘

榆林舊沿綏德而葉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
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

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

地遂安

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
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充劇

邊墻東

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

橫截河套之口內依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

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
墩連橫截河套之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
安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額上千戶所直隸潼
關寧山三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
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駐劄榆林
城東各設分守左叅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叅將一守備
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彼時
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

虜少逼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

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

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

一切藹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

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

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

米珠草桂之譎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
給文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
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殍幾萬言
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
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黠虜
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
軍駐河運之地則糧道阻絕不用三月而榆林坐困矣
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
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
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夫在官糴買一費數倍

皮子之歲東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
榆林若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
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
何今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
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
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
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
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予鹽
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人稽考一
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

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

內至則糧價正踊緇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遺虜於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

內劇築堵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燕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置曾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焉糧他非所計也

榆林鎮屬管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昇上疏曰阿羅出任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沂流僭運庶幾不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迤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

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坵墟孤
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
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
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
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
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榆林遠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極衝險

國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已巳之變東勝失守始
築榆林城成化間套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

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翱楊瑄諸人首以築
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黃
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
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節
竊渡內訌吉囊猖獗日甚而延綏之患滋不惟戰鬪之
役歲無寧日而增戍供餉力將不支使天未悔禍順義
不王何止蹂躪疆場虜剽黎庶而延慶涇汾之區悉于
戈戰鬪之場矣况由黃甫川而東永寧汾晉以及澤潞
聲勢殊駭異哉顧欵帑三十年餘一時肩事諸臣所爲
修築簡練之圖猶未能悉如前人之議以古準今何不

逮之遠也慨自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維揚之計弗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冬邊多事之虞而徒屑屑于沿邊修築之務計莫下於此者愚以爲乘此欵順責成當事無復因循若延慶之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選作土兵則慮祥之策可用也其土邊中年高有識者宣布恩德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則當時朝守之議可行也修築屯堡烽燧珠連簡戍卒置糧餉邊用充足使人樂于戡守則王忠肅之言可循也修此三者庶幾哉柳營烽靖榆塞馬閑河套其可圖乎是在謀國者考焉

榆林三路

榆林東路屬保三有九以一叅將領之駐神木東抵黃河西接鎮之高家堡適當河套之東南一牆之隔以限華夷無處非虜亦無地非寇路也舉其槩則黃甫川當大川墩之隘而清水營置鎮川墩之衝木瓜園之劉家梁孤山堡之守口俱以平川馳騁稱便鎮羗堡則龍王廟永興堡則丘家梁皆所必由之道也神木之入由安川等墩而栢油相林一自窰兒澗一自高樹梁無險可憑直入境內邊牆雖築浮沙易傾然則今日之計莫若選

將練兵豐財足食倣昔日馬端肅榆林之議以爲自完
之計若恃款而忘備恐一墻之限與虜共之是胡越起
於轂下而差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榆林中路屬之鎮城領堡一十又一在鎮之東者有高
家建安雙山常樂四堡鎮之西有嚮水波羅懷遠威武
清平五堡而歸德魚河則在鎮之南然實當河套之正
中舊鎮在綏德余爾敏遷出榆林一時物議弗騰謂爾
敏此舉窮簷荒廢千里丘墟浮沙築墻終難就緒至今
榆林城孤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
失鎖鑰虜騎長驅直入內地貽謀蓋不審矣但榆林之

人輕生敢戰招恃無恐顧茲二十年邊境閭然無所此
於忘戰也乎哉夫策榆林者無論修築惟剗削設險之
法差可行耳別當遠圖則復套之議毋目爲迂也榆林
久宿重兵人飽豐餉材官騎士簡練有年苟得任事之
將益務精強益修戰具俟虜寒盟卽爲復套之舉則毛
里孩有可敗者三程萬里之言不有明徵也哉柰之何
不復天限華夷之險而僅以一墻平分漢界欲犬羊之
不爲它日患恐未可坐而策也

榆林西路計十四堡自龍州城至塩場堡中間若鎮靖
靖邊寧塞把都永濟新舊安邊新興石勞池饒陽水以

及定邊五百餘里俱係平川處處可掘牆而入最爲要
害誠莫險于榆林方肅敏之築榆林也置堡建墩稱爲
雄鎮邊氓藉庇者三十餘年後之議者遠謂其迫虜庭
馬遂至棄花馬築新花馬矣棄安邊築新安邊矣又入
而築下馬關矣鎮以西巍然重屏廼頽頽棄致寇逼於
門庭得無失策歟沿邊墩臺如昔人所議遺趾猶存耿
烈可續顧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
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致使封豕
漸委并邊多故其不慮也言哉噫嘻自肅敏有安
邊管平曠難守宜守中守外之議當時若李敏非之

後人疑之無或使今任事者乘今日之款備力以復
榆邊之舊他日有不共花馬池連勢稱雄哉

寧夏總敘

寧夏亦朔方地也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南北僅百

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
夏及拓跋魏皆都於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
繼居之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今三邊既爲中國
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
五年平慶之徒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
郡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
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

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
土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
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

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

其道矣

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

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

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

禦竊賊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

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嚮石溝至花兒岔為

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

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嘗間有連歲

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虜賊出

解嚴至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

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通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

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處騎

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

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

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

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

北虜住牧

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止也其保障惟以邊牆為主達虜依水草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其泉紅柳榆樹等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牆一時水此不惟得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接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
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
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爲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
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
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
等口舊比皆疊石固塞防守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
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
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
稍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
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

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至瓊廢鎮遠關而
城平虜築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
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
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
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
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
固中衛俱安枕矣

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
葦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鹽濕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
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
走沙礫石隨風剝落隨形環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
深入腹裏搶掠新紅寺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

橫牆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礮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牆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牆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為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右

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與武韋

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內地藉

以通商未欵之先議者思其株保於橫城而花馬池之

備屹然巨防也欵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韋鳴沙之間

若堂奧故經制在所綏焉平虜單弱中衛孤懸長願者

慮之稔矣邇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

抵黃河百八十里蓋已築有邊牆匪直捍中衛所以固

廣武王泉大壩之外局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所藉

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牆置墩而打磴歸德諸口創建

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本我中原

土宇棄為胡馬住牧之場苟不思所以復之恐平虜之

守不可固非所以戢寧鎮城惠綏河東也善謀國者當

必有出格之見顧時詘而舉羸矣莫若乘今日之款增
兵以固平虜徐以規黑山鎮遠之復使平虜絕騷動之
患鎮城免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籌邊者相勢
以揆策毋玩時焉可也平虜城在寧夏鎮之北百二十
里蓋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磴諸關口之衝東當
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風歸德鎮北宿崑
黃硤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最邇自賀蘭沙湖之
邊築柵設戍置墩而打磴歸德之隘修明烽遠埃居民視
昔頗稱泰寧唯是逼臨套虜僅限一墻苟非修戰具作
銳氣恐終無以自保也昔人策疲乏之人富新羈之馬
然猶斬將塞旗追奔逐北者亦蓄銳於平日而習勇於
臨時耳矧與虜爲鄰之地素所習見誠能善鼓舞之即
變起倉卒輿不及遣轅人不及施巧亦足以張空拳冒
白刃彼榆林之輕生靖虜之驍健鎮番之敢戰獨何人
哉守平虜者蓋深長思之若夫黑山營鎮遠關固所宜
復議者又謂廢棄已久復于一旦恐爲力不易愚以爲
不患二處之不復而患平虜之不強平虜之兵強二處
之復當自有漸矣

寧夏鎮屬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
 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四糧料二
 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
 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餘束

固原鎮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五馬步官軍二萬八
 千八百三十員名馬一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一十
 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并折草銀一十四
 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
 千一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零四匹綿花二
 萬六千七百三十四觔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宣兵事宜

愚嘗因張參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考古驗今而有
 慨焉霍公翰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墻窪為溝渠尋秦
 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
 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
 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
 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巾枵腹致歎
 於米珠草桂也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
 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改徵本色
 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

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
 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
 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
 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
 方之有大江所宜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考閱古今許謨
 遺跡而黃河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
 扼虜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徒付
 之語言而不能見諸行事令志士徒抱歎於千載之言

寧夏等衛圖說

寧夏等衛係鎮城東南去黃河三十里北至賀蘭口二

十里昔名山而面洪流在河津而右重塞所藉河山之
 力居多自今觀之夏秋之間河流洶湧天限東西且溝
 渠遠旋埤堦壁立胡馬馳騁之難自不能為地方患固
 也曾不知冬防則山後之虜梯山斬關賀蘭之險與其
 之矣河套之虜踏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險未可
 恃而先時預防之策可不講與莫若乘此欵順責成任
 事之臣益務修守備沿河以防冬而烽燧明樹山木以
 塞隘而禁人伐通賊路口悉作斥埃務成鞏固之勢又
 於鎮城所宿重兵夙稱驍健時加簡練使之足以當虜
 則地險可恃而人險尤可恃異日可無亡矢遺鏃之費

可以坐制醜虜矣

中衛左聯寧夏右通莊浪在先年爲河西重地憶自套虜入寇盤據松山而東西瞻望遂致懸絕靖蘭之間始多故矣衛城孤懸寡援所恃者大河環繞夏秋可保無虞議者每喫緊于邊墻之築蓋謂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近自觀音口歷鎮關墩直抵黃河工久告竣在本鎮可以捍廣武玉泉大壩之墟在鄰鎮可以衛西安州紅古城海刺都之警守中衛者益留意於培壘而守望不怠焉則長城竝立是所大造於茲土也豈淺鮮哉第聞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通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陷以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爲之

靈州在黃河之南六十里北抵橫城紅山清水南抵萌城東抵磁窯寨興武營西南抵半箇城幅幘千里先時舊邊頽敝虜牧東山不無侵擾及新邊既築界限森嚴防禦縝密行者息於途耕者宿於野矣唯是年來清宴而東山一帶若鐵柱泉日臺等處孽蕃殷恐有以動驍醜垂涎之念則先時所築之圖不容緩也且其所屬諸堡逼臨虜幕散處河東山河之險既無憑藉虜之入寇亦無定所即使斥候之寇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

睡猶恐蹈因循之夙弊而時或解防然則今日之備靈州者可恃欵而不嚴為之所乎人又有言靈州之憂不在靈州而在諸堡不在諸堡而在橫城何也橫城失守則諸堡不可得而按堵矣然則畫靈州之策者當先于橫城籌之

與武本漢朔方郡地與虜為鄰東至安定堡六十里至花馬池倍之西至毛卜刺三十里地惟沙磧城頗高廣木茂之先盤掠河套者每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窺伺侵擾而我軍嚴防固一收斂之外野無所掠矣即欲添入恐分兵防禦勢有所阻况沿邊一帶自橫城至花

馬池三百里間又有花馬池之兵西有靈州之兵俱是無所而與武本相近設遊擊使從此而簡戍卒修戰守車水而強其資二處犄角之勢塞垣藉以寧謐矣噫嘻安得守固行敵之臣與之共城郭封疆之寄也哉花馬池漢朔方郡地在寧夏鎮黃河東南三百里許當河套之衝每歲秋防督臣之所駐劄設寧夏後衛馬西南去鐵柱泉九十里東與榆林定邊營接壤北臨沙漠之墟城孤懸而寡援地荒僻而廣闊虜一踰邊長驅內地昔所恃者定邊迤西橫城迤東長城為之障蔽也年來虜款惟事修築高其培壘雉堞稱雄即使驕醜寒盟

城疆鎮



苟能嚴明烽火遠為瞭望守之不有餘乎乃議者謂奉
 築長城今且平漫而謂浮沙築墻可恃鞏固哉慨自白
 主搜套之議門于王越而余子俊修築邊垣之說先後
 相踵竟至邊墻虛費歲事秋防勞師戍守猶恐不及幸
 今醜虜歸盟亟宜責實任事如定邊花馬池橫城之邊
 所最重也而乾溝乾澗之墻不可輕也修矣而擇人守
 之則良將勁弩用守要隘且惟寧夏荷障鑰之固而固
 原亦藉扇蔽之嚴矣

圖經

卷四十七

三十三

圖經

卷四十七

三十三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
 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而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

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
 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

巨鎮矣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戍平虜紅鼓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刺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

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甘鹽池打刺赤一
 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弘治
 十五年兵部議設總制于固原後總制皆駐劄此城于
 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以總
 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總兵

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
 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而澗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窄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

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

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

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

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為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壤為隴西郡 國朝混二

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

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
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
黃河積石環於後蟠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
陽登川之隔禦虜在原有金城烏蘭之壯偉哉山河
之固經制之備已顧茲羌戎一則以招中羈其心一則
以上著致其命胥戴中華傾心效順者固無間於彼此
矣然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
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酋襲居秦刺
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敵國
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頗多洮岷之
兵漸增而半皆未練且軍民逃亾以屯田則未幾歲時
災侵以徵輸則爲艱此俱時勢之未易調停而足食足
兵之計設險扼塞之防亟宜蚤圖而不容少緩者也夫
蘭靖衝矣狡虜稱藩則疆場寧謐 國家閒暇惟此時
爲然惟是抱罕西和之際以及陰平武都之壤連帶蜀
漢環拱諸羌極日故封則冉駝白馬唐宋之吐番在焉
虜誠豪舉傑黠遮要而服屬之虞劉騷動豈直關隴而
越嵩松潘之間又當備邊無已時矣若其絕禍萌銷永
患惟驅丙酋於原巢以斷右臂斯爲萬全之策焉
靖虜古會寧地 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

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為安會潘籬東接寧
 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矣所恃
 者黃河天塹表易為防夏秋之間河水通流洪濤為障
 惟冬春之交水凍河結遂成坦途馳蹕而來無論一葦
 可航矣沿邊五百餘里隘口甚多畫地保疆兵分力弱
 如虜在正德間由梁家泉分水嶺四犯臨鞏嘉靖間由
 冰溝雪山隘兩寇扇馬等原橫行鹵掠為患匪輕顧水
 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遠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據內
 應鉅患其少再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
 不能入扼雪山冰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保
 障之良母以欵和為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 國初為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一
 年肅藩移到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為州外通虜
 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屯列戍
 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結則中流
 天塹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為內境機宜戰守豈與諸
 邊一律哉往者三冬沍寒遠借開城之戍轉輸跋涉亦
 稱勞費矣欵和以來阻虜北山之外烽燧晏閑疆場肅
 謐供需踣頓減於往時此非欵和之明效乎顧州城逼
 近河流北城一帶常苦衝圯礦徒鱗集境內逐利為奸

外通虜謀中匿凶命今雖解散然利孔猶張覬覦未已而名掛罪籍則未作流人群聚荒徼迄為虜用安內攘外此非一漸乎經制者不可不思預圖之也

河州漢抱罕縣地 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為州洮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寨相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既多跳梁無恐惟近年東虜丙鬼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蚕食番族環河山畜臣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漸至剥膚修守之計有不之緩者唯是積石之西隴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

之要衝于此建堡築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至若近議移鎮掣兵以防衝突固為思患預防之道然勞民費餉關係匪輕似又不可不慎也重也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疆為貴德州 國朝建守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為河州藩垣計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嶂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為伍密邇莽刺復與強虜為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里鳥道攀緣驛程陞阨北望湟中既阻洪河南去洮陽

遠隔異域兩地絕徼豈能捍禦故隴龍溝口議添守備
扼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車可成且招撫諸番
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
河洮之保障亦固矣綢繆門戶堂奧自逸非經時之急
務乎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 國家因設洮州衛軍
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九十
餘族 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雖叛服靡常而
輯寧亦易虜患則未之及也自萬曆辛巳間將吏弛防
疆圉失守以致丙酋擁眾搶番直抵城下殺我守軍大

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
莽刺川一帶乃咸甌脫二百年藩籬之限於我啟疆年
來徵兵益戍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
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聞及西垂重
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
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虜疾馳飛
度速於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
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
然招撫生番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
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咎二土官土官之駕馭

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策哉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 國初置岷州衛

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戶

於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

番五十餘族輸年貢進以爲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

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

孰番夷率多賓服無跳梁之虞第海虜渡河門庭致寇

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昔丙酋入犯洮州境內震恐居

民有荷擔之危今維運住芥刺相距千有餘里然無險

可恃倏忽憑陵即正德間海賊越洮州而東犯坐視

掠奪前無禦不可爲殷監哉及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

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我防既備虜患可弭此亦目

前之計也

西固守禦千斤所亦羌戎故地 國初置所隸岷州境

內西番七十二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以爲

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徽岷

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

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鬪惟當事者持

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好殺不悛則以兵威壓之外屈

其力內服其心跳梁之患不禁而自戢矣今奮奉城官

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
柔瘁狡猾生性難移恐無事則披堅執銳甘餽餉之需
有事則返旆倒戈無攻戰之勇亦勢所必至也徒虛名
而鮮實用其邊防之大忌矣乎

階州周秦時氐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
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
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
周密矣再設分守參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
不稱備哉在諸番則畏威慕義効順之誠無間遠邇俱
賦趨役如熟夷王挑牙者甚衆卽生番祁尙等數千人
咸輸誠納款等赴番廠以聽約束駸駸乎用夏變夷之
道矣况長江天險扼塞有餘而兵馬強衆緩急可恃得
人而守非久安長治之術耶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
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
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
之地經制亦甚當矣以故諸番賓順罔敢携貳封疆不
擾上下晏然但僻居西秦之末民俗半襍於羌氏執拗
椎魯化導爲難隴蜀分界之區凶命礦盜潛聚不逞思
患預防之計竊勿以內地易治忽蕪澤之奸萌焉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我

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於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為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燧五十六迤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惟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情志以時移漸委無事延緩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成而延緩言備緩矣其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成糜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臂非說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今無有知者

圖書編

卷四十七

四十一

莊寧原末邊圖

國言見新

卷四十七

四十一



國言見新

卷四十七

四十一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
 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
 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
 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
 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五兩
 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
 疋綿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
 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二千四百一
 百有零鹽糧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八石四斗草二十七萬二千
 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兩七錢
 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綿花七千四百六十四
 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
 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
 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
 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
 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
 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綿
 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
 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
 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
 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
 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
 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
 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
 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
 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綿花三千一百五十五

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

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及于狄號西涼沮渠蒙遜

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西寧號南

涼 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富
 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
 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高蟾
 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為塞北

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卽五涼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甘肅一帶
卽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多產
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國故五
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假給中土
之餽餽哉自唐未失之吐蕃至我朝始復其故地置
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與西蕃已失策
矣議者且謂甘肅僻遠餽運殊艱宜併棄之以保近塞
豈特失險阻廢疆土以羌與虜續匈奴之右臂哉曾不
思五涼與元昊其所以足國強兵者必有在也卽洮河
金蘭內地率多遺羌雜居果得良牧專責撫循庶乎生
聚漸繁畜牧漸盛藉其人足以捍邊廣其屯種足以實
邊時其牧畜亦足資軍用也何也昔趙充國之屯田王
毛仲之廐牧迄今猶頌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
之舊而充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
屬之總督莫若移陝西撫院於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
是亦一策也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
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堪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



洮河邊圖

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楊州
 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百二十二筋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河西地方寒苦人不樂居新舊軍人率多逃亾除莊浪西寧路多難防其甘肅未涼鎮山丹肅州高臺鎮夷古浪各衛所逃軍不由古路浪關不能東出自來惟用武職千百戶等官把截凡有逃亾盡被賣放此後或添設改委廉謹文職一員給與巡撫衙門半印號簿不拘公私商旅行人查對號單相同方許過關如有賣放即令抵罪其西寧莊浪逃軍行令金城關河州地方經該官員嚴加巡邏通行潼關以西巡司衙門如意盤詰等因本部議得甘肅地方孤懸河外委的極邊苦寒軍士逃亾數多相應議處覆奉 欽依移咨真定甘肅各巡撫都御史嚴行潼關金城關河州等處地方經該官員嚴加

把守盤詰審係逃軍即便取供解回仍行總制撫按等
官查勘古浪關應否添設文職官員守關盤詰如果有
益地方別無窒碍徑自會議停當具奏施行若於事體
人情有碍宜從寢閣

河西地方荒落居民鮮少牛羊不多番虜往來擄掠不
便近聞屯田人畜偏野若非烽火嚴明城堡近便則耕
牧人畜徒爾資寇當於要害處所設立墩臺每處撥立
壯軍五名給與器械鷄犬遇賊入寇先令放砲即令放
火賊少則單砲單火賊衆則雙火雙砲大舉入寇則火
砲不絕如此則未入境人畜已收耕牧無虞人自安生

仍查莊涼東北罔子板井廢墩應否復立以瞭望賊出
沒又當量地遠近多寡築城蓋房以居屯軍給與火砲
器械馬匹以便防守其沿途舖舍墩堡務要增修完固
以便商旅再查涼州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差官防
守以廣屯田等因本部覆議查得先該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
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
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
三尺餘外築欄馬牆高二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
內築子母牆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

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爲之備保內居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梁防護摘撥官軍雪山採辦查撥屯軍搜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餘器具完備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碍要在因地遠近以築堡因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某處築幾堡三五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本官具奏前因查與前議大畧相同其稱註浪東北岡子坂并廢墩應否復立涼州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差官防守但事在彼中合行總制及撫標等將築墩堡事宜各督屬謀慮盡心舉行務臻實效仍查勘岡子坂并廢墩即今設立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防守務要同心協力查出如果有益地方便於屯政從長會議徑自具奏

河西疆域總圖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
 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
 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
 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
 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
 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
 也與前四郡皆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迺以嘉峪
 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
 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

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

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
 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
 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
 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
 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堡
 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戍飭關其謹烽火通勢併
 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
 臣惟以充國為法師得矣木樵高樓也况茲凋敝之

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
 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累朝顧
 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
 密累敗之餘喪以畧盡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

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
 言今日可復能為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
 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
 昔為要區今為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
 也哈密轉徙之眾已長子孫身事雙國遺我以難是彼
 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緩二也累朝
 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
 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
 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
 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

事之而後言之以為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
 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古蒙安定曲先
 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
 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
 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圖機之
 士必當破眾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刺者迤北逋寇
 盤據西海吞并屬蕃為西南患往歲已許內附柔因其
 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其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
 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其肅以來累肆荼
 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

西制土番北至瓦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
 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
 無于祗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
 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為平城
 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
 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
 也廢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日益耗食益歎兵
 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
 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便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一人
 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

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
 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
 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而後兵益振
 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
 其瞻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
 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
 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
 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
 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
 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斤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
 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
 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
 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
 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三員名
 馬二千七百七十八匹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
 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
 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
 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一兩草五千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觔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之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亾我焉支使我嬖女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亘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糜邊費警慄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輒委

圖書編 卷四十七
棄而弗之理也

往時恃番爲藩虜猶有忌今太被殘戮率爲所收臂指益多牙爪加利矣重以逋回寄寓所在成丘一線阨途譬諸喉咽有物爲梗喘息弗繼矣故覈實政以屯田修農事以積穀相泉脉而鑿井不可一夕弗講也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鞬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鞬子倖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

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殺數次客兵土兵不時劄駐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

甘肅邊政總說

甘肅一鎮乃漢武所開河西四郡地隔絕羌胡屏翰秦隴亦甚重矣 國家畧地西垂止取武威張掖酒泉而燉煌外捐高昌北割其土宇廣狹已非漢唐之舊雖姑臧湟中岐分南北而鎮羌碶石路借 因喉易梗襟

帶爲踈其機宜不艱鉅哉。國初置蔣市。漢諸鎮而哈密安定諸衛環拱西南生熟諸羌布滿山谷其藩籬亦厚矣。且涼水之北地多不毛故虜患稍稀。自亦不刺寬居海上吞食羌戎始爲厲階。當時經畫既詳虜旋收復蓋自嘉靖辛酉以後幾復晏然矣。貢款以來中外熙熙如寰區樂業誠疆場息肩之時也。顧老酋羶悅諸羌規圖兼併遂駕言迎佛狡焉啟疆彼既遺其種類我復掘其巢穴以致居者虎負行者梟張通套諸虜錯居四郡之間無復中外之隔守禦勞費撫犒紛出居恒已爲不支唯是狼子野心終叵測也。一旦塞盟患生肘腋落餘以盡勢在剝膚。晉之屠火未炎而燎原可待。經略制禦豈得與諸邊同軌哉。及查該鎮額兵七萬有奇今止四萬餘耳。說者欲補實遊亾增益戍卒而不知糧餉不繼戰守何裨。無已則簡練在伍之兵聯束諸羌之部虛聲洞喝陰移海上之王庭多指羈縻。明邊西行之谿逕然瀆責成任事之臣寬省拘聯之法鼓舞驍健培養黔黎所謂未雨綢繆無溺衣襦庶思患預防之畫與

北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交河故壤賓兕諸部白款貢

始駐牧焉唯是強虜鱗集諸蕃蟻聚中通一線之途是
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不產鎮岔
沙井之間水草俱限於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
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
所居保塞未修平多營窟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
犄角之勢本衛屯稅僅八千增以鹽糧民運并發內帑
量入爲出止可供無事之費然官軍二千六百近增三
一百加之土軍一千則恃以待敵者兵可稱足糧饌其艱
矣乎噫紅城之南逼臨古部虜潰邊而入馳不崇朝水
洛河堅無論湟中三川而蘭河內地爲必窺之境幸而

守盟則此地獨安蓋土宇無幾耳狡虜生心則塞呼唯
以困耳肅出精騎以掠金城莊浪其先被兵焉未事先
防之慮不可不深長思也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峽
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
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蕃布滿山谷無事爲我藩
籬有警亦能捍禦顧大羊嗜利昧於遠圖自虜牧海上
往往竊掠生事起釁無異盜邊之害西南當青海門戶
爲慮必窺歲時門遺互市調遣實孔道焉供應繁費士
馬疲羸且當路要衝兵力寡弱潛消覲顯云周防非

今日之急務乎碾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度慮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碾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為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業已懾服此外無他慮焉古鄯披山帶河川谷平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為心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遠邇晏然但土族繁衍不通禮教且路遠城市統攝難周強者蔑紀操戈弱者含冤受侮事經官府則轉相疑畏吏胥為奸廝徒共索

一聞符牒如赴市曹往往自經溝瀆殆無虛日事關重

大則逸入林莽莫可誰何以一城守武臣欲分理僻遠雜夷之衆必不能矣設官分職移易夷風今日之所最急焉但時詘舉羸時論所忌然殊方絕壤政教疏濶以千萬為群犬豕其性恣其獷悍隱憂且深赤子弄兵不可不長慮之也

蓋嘗考河湟之故墟邇海陬之多事古今殊跡畧亦可陳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背既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陲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刺以得罪酋長扣關

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闌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海之
間始爲虜穴此首旣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
餘力遣將出兵共圖殄滅後虜倏忽往來我亦師徒踣
頓已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上甌脫漸徙
歸巢蓋自己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又一時
也先酋悔旣奉貢稱藩王門以東悉偃兵革戎狄無虞
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徼佛之利擁衆西牧再
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於瓦刺上下相信墮彼
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即
今種類已滿巢穴又固來者日衆去者無期無論遼中
剝膚而關隴蜀漢之間自是又生一敵國經制者似不
得以夷狄相吞長委之誠使後之論今無遺恨於亦不
刺之役西垂其有廖乎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全
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羊諸
川衆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惟本地
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黑松安遠
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刺
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威實稱孔道扼
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然風土磽寒人性剛勇

以騎射爲能以孳牧爲業野處岩居有胡元之故俗鼓舞敵愾蓋不患無兵焉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植殷繁溫萃之景不輟於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於兩路之間安遠則駐都司依浪更番防禦於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隘蓋重鎮腹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遭鹵掠居民逃匿始稱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如暖泉紅水城沙蓋爲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北漢武故地悉甌脫焉而中固蘭靖莊涼之間始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竟未舉行豈非以棄地不可卒復復之更難爲守乎惟經國者攷焉

鎮番古姑臧縣地岐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叅將以壯彈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隔馳驟易逞完壁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母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鎮爲最且本

城之北地多黃沙一遇狂風吹擁高於雉堞軍士負插
挖運月無虛日殆不減於征戍之苦近挑壕築牆雖爲
障蔽而力役不息終爲地方之累但款貢以來虜志多
在山南往來青海則莊浪永昌近爲孔道而鎮番一隅
烽燧晏然疆場寧謐不無今昔之異勢焉

永昌漢蠻烏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成化
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叅將官許愈
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爲重地
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行
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經之路川

南黃城見則又殘元遺址水甘草茂牧養蕃息久爲
處戀牧之所寧遠子立塞外與虜爲隣且日和款以來
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拒之則思啟釁端容之
則慮生他變其在今日伐謀之策備預爲先制馭之機
練兵爲上懷未圖者不可不加意焉

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 國初置衛設守備
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行守衛段屬難周尺藉半空兵
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聲援自
易東去石碇八十餘里宛然天險捶阨可恃誠重鎮之
襟喉也惜地里高寒又多沙磧而無土著野無田疇故

設都司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
素非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上班則驅之雲屯下班
則分之星散將視客舍多不樂居兵憚蕭條亦無固志
平時守禦尚難臨敵折衝安望議者欲以增軍糧餉另
募壯丁再設額官時加訓練則人即為家家易為守官
專其地地可輯寧治邊先圖或有在於是歟

也 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為之總轄兼命文武

重臣為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所以制

番虜屏翰素隴者計甚周也然山川廣闊邊多要衝

考之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望不稱勞費

哉年來置將屯兵分阨形勝故洪水之設遊擊坐制南

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出入去來蓋前後

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邊垣區畫詳明備禦

嚴密翹然重鎮不啻虎豹在山矣顧士卒驕惰積於因

循無練習勤怨讐恣起操戈反刃甘蹈無將此不特疾

視其長上已也駕馭拊循銷弭孚格以陰釋其隱憂而

必折其奸宄非今日之急務乎

高臺漢樂涪縣地南脊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備

而設遊擊可知時勢之難矣然日城之山顧於前黑河

之水遠於後州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於斯顧自回夷
殘破於嘉靖二年之後鴛鴦窟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
紅崖等堡一望蕭然幾失所守自欽和以舉邊境少寧
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地方繁富頓
異往昔矣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朱家灣尤甚焉水
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竊往者一創套虜業已禿其
猖狂之魄防微杜漸固我腹心非後事者所當兢兢乎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止
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
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半圯改
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干城矣但地里平
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設守備茲立
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如故且上之高
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二百里而遙雖在
封內緩急不繼孤懸重地懷安攘者不可不留意焉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員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
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在焉
海虜在南瓦刺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肘腋悉
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哈密蓋恐
其撤我藩阻絕 貢道耳今時異勢殊西事業已寧謐

獨欵虜往來茲地無異甌脫非窺截首夷則剽掠番族
久而不已所謂隔越西域蹂躪封疆其憂豈在土魯番
下哉且徽塞之間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
似宜議剿以杜蚕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
西州而輿圖已遠疆場既促控制為難流聚已繁群謀
不逞豺狼同室能伏爪牙齒啞馮陵勢所必至實武備
以壯干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要害
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虜方隅者奈何
不早圖之

總論

甘肅以西番鞮相界比亦不刺阿彌禿窟居西海乃西
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
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為減矣

西事畫餘

竊見甘肅一鎮星懸河外三百頗夷守望勞費兼以糧
餉不充士馬單弱如怯薄之人家鮮富厚外剝風霜內
嬰痞塞此扁鵲倉公望而返走者也嘗揆時度勢考古
證今有四失焉一曰形勢之未全也考之甘肅即漢武
所開河西四郡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將兵至驅逐胡
元遂以次設甘州等衛所今按圖牒自金城渡河西歷

紅城子莊浪鎮六百里爲武威郡地涼州之西歷永昌
山丹四百里至甘州爲張掖郡地甘州之西歷高臺鎮
夷四百里至肅州爲酒泉郡地肅州西出嘉峪爲沙瓜
赤斤苦峪至哈密皆燉煌郡地也今以嘉峪爲隕外立
一赤斤等四衛取藩屏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
一寧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湟中姑臧地而西
一寧西北又卽西戎鞬鞞別種因地授官爲罕東等四衛
一此河西形勢之大較也按漢書張騫謂烏孫本與月氏
共在燉煌後招令東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烏孫以
之不欲從於後漢書西域傳云匈奴與月氏單于失

卽此是也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
東按枝渠黎皆故國地温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
本業相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
前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唐遂置
西州及交河等縣接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
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有黃
羊川口內爲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虜任牧往來其間
以透西海卽棄壤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
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遮絕環固業與虜共之誠由嘉峪
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羌硤口南疆北

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我吭又安能制御
南牧之虜哉所謂形勢之弱一失也二曰啟疆之失圖
也 國初置內屬番夷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
連哈密南隔諸羌河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
不剌以獲罪酋長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
一應遂潰邊掠內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
其地南牧之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
民揚一清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
然竟不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
番北制瓦剌不知材浪同室能保不齒徑至藩籬坐守之

夷乎然亦不得已之策也幸連寇爲故主收復所遺無
幾尋討故事嘉靖四年套虜白涼永大掠而入初收海
寇也六年北虜阿爾禿斯渡河由賀蘭山外入莊浪近
境住牧八年入寇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而
回二十年俺答入嘉峪由鎮夷高臺犯甘州西門再收
海寇也二十三年二月套虜襲高臺八坦十一月自西
海歸套三收海寇也二十五年犯涼州殺遊擊王勳四
收海寇也是後海寇漸弱乞降悔罪我亦因其敗弱而
棄之北虜別部亦無在海上住牧者三十八年俺答復
由鎮羌入西海一犯涼永一犯西寧遂欲久住至四十

年以中濕腫足而歸此未款之先北虜據海徃來剽掠之擾但我扼其斯番伺其隙而當事諸臣重以腹心之是以彼誠不能安居無恐即海濱所遺且悉收之而東矣及和款以來俺答自爲迎佛之舉時論以爲厭兵及戀任不歸又架言復警瓦剌中國信而不疑彼乃建寺請額始遺置種種封植巢穴我曾不得以故壤別藩籬焉是昔也驅之今也餌之昔也慮門庭之寇今也忘財帛之虞所謂啟疆之矢又一失也三曰藩籬之漸撤也。國家列鎮河西止防北虜爲重其南番族部以茶馬羈縻之二百年來等於編戶且嘉峪之外涼水之北數百里無水草虜雖渡河踏冰而來不過倏忽出沒不能持久及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犬吠之驚我既信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狼子野心漸生吞噬今日以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蚕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此不數十年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爲之保疆乎所謂藩籬漸撤此又一失也四曰蕪併之可虞也方俺答假道而西此彼往年經由舊轍今復爲我受

命之臣蓋難爲拒絕矣及建寺請額遷延海上有謂老
酋衰年厭兵崇信佛教者既失之其託言瓦刺往年擊
殺諸酋長將規圖而報復焉此亦不知倚答者也海
水甘草茂漢初爲匈奴故壤武帝始拓地置郡匈奴每
懷思之至有祁連焉支之歌千古之下安知彼無興復
故物之志乎但老酋新受封貢又當垂死之年勢不能
據此他圖遂遺置部落及子姪而去平居則爲三穴之
固有事則總諸部之雄西南蠻夷自滇蜀外徼及武都
金城地方數千里氏羌君長悉可役屬近有傳虜中語
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舊疆原非漢土其於虜情亦誘
之曰爾不勝其擾不如拔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
棄去有言之泣下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
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二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
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
之九獨河以南隔於近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
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附陰酋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
強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
烏江黃河關源阻奧多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
窺諸部也其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
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

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為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剽膚矣所謂兼併可虞此又一失也河西有此四失視諸邊利害豈止遲庭即欲振厲因循改易輒跡誠不知計之所出也然於難處之中不得已為曲處之術其得亦有四焉一曰分地之宜嚴也虜雖牧畜逐水草然亦各有定居今既稱藩保塞立有互市之所乃令其聚眾西牧如羈縻何流虜歸巢之後必明示約束各守境土倘鄰國有征伐師旅之事必行由虜地不得匹馬踐我內土如云迎送佛僧焚修香火則數十騎足矣授餐紹飭我任其勞無用多人何生得失苟襲故習我必併力堵截革其互市虜果渝盟不妨破格議處調集兵食責成同心任事之臣不惑訛傳蜚語之誤使仗義執言伸其撻伐然名王酋長受國恩且三世矣豈為一二支部而反面耶必不然矣首旣者終亦屈膝請命如往年宣府獨石之役互有殺傷青酋竟不助一臂之力念茲同氣我因得罰服而竣事蓋明鑒也庶幾一策也二曰共事之宜力也查得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回巢再有舉動或

執拗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借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晷在本鎮則詰戎伐暴以張皇無赦之猷在別鎮則執訊獲醜以揜繫反顧之念進退狼狽虜亦不敢狂逞苟以起釁自慮首鼠兩端不關同室之爭遠跡解紛之舉使狡虜恣其無忌憚之心似非河西一鎮之所能圖也是在廟堂之上一申明而聯束之是又一策也

三曰伐謀之宜預也夫諸虜西來俱言仇殺瓦刺且云候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此酋急二於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名而來三西戎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雖道途遙遠四言而形迹近前聞之士人渡河西南爲松茂諸番河所阻五延不果如歹酋者又嗷嗷待哺之衆誠不知彼計所出今聞杜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無論已來者驕橫難制而方來者其憂益叵測也杜酋新偕酋婦寵受封爵方藉鈐束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藩其宣布國恩阻其狡計又在宣大督撫專主之耳彼誠寢其西來之念則先事諸酋亦難戀

戀住海上我因幹旋携貳之是又一策也四日夷兵之
宜倡也頃自俺答迎佛之後據海諸酋日以侵擾諸番
爲事及流虜再來暴掠益甚諸番救死扶傷無所控訴
其間豈無黠傑豪舉之長與虜一相當者緣虜以中國
爲恃番遂不敢桃鬻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
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
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
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爲諭一時鑿
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敵衙門
之兵畏可萬人即虜來無爲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
彼中虜猜疑遲回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
格且聯東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陰傳諭
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唱相持之功泯其首事倡
率之跡以夷禦夷是又一策也是四策者人人能言之
非次勝萬全之畫但非此則他無所施矣况方堅欵貢
我不能張膽而起厲階彼讐比鄰我難以稱兵而衛醜
類補偏救敝如此而已矣然非蚤爲之圖終難善後如
疾已在血脉腸胃間即鍼石酒醪所可及過此恐深將
不能理惟經制者留意焉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數目

一枝吉囊十失兔等兄弟四人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禿賴息吉二千七百餘

一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兔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台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古燕拓上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以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枝克鼻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榜台吉同第一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在西海

一枝卜失兔同第一千餘

一枝反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卜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第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宰僧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戶倘麻害恰一千餘

西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古克黃口吉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九邊統論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

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
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
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廢今且不守偏頭而守
寧武矣河套任牧鎮遠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
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
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
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
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
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
臺用壯扼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爲清野之計丁壯
則困于脩築隱于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耗于
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
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
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
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恐有糾合之舉宋時初
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
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衾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
焉此春秋意也

九邊總論

中國之制馭夷狄也在中國宜使其遠近聯屬而不使

其散在夷狄宜使其部落隔絕而不使其合此固夷夏之防萬全之策也何也合則聚衆小而爲大分則散衆大而爲小故合則其勢強分則其勢弱也九邊之遠自遼薊宣大以至甘肅在中國可使其隔絕不通乎自東北達虜以至西番在番虜可使其聯屬爲一乎譬人一身血脈流通不滯則精神和暢百邪不能侵使手足之間或有癢痺而血脈不貫雖若病在一節久則遂成痼疾而藥亦難効且將漸及腹心矣可不懼哉我

聖祖驅逐北虜光宅海宇至

成祖三犁虜庭中國之勢至強盛矣然國初備邊之

制最爲詳密洪武間即古營州地建大寧都司東接瀋寧西連宣府以爲外邊自密雲古北口至山海關以爲內邊俱屯重兵以相應接固猿臂之勢也延綏寧夏榆林烟火相望河套之地屯其要害春夏耕稼秋冬防守至安固也平涼甘肅雄據千里西番北達形禁勢格不能爲患至完善也如此則中國血脈貫而精神強外夷各部間隔不通雖或爲邊患而其勢弱矣惟自永樂間以大寧都司地賜虜酋本望其爲藩籬之衛而後漸不臣東勝朵顏相繼失險故京師遂至單薄遼東宣大遂至隔絕陵寢所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河套千里在

元昊時四十餘郡而套居其半亦饒沃之地也因邊臣失防遂使虜衆乘騎飛渡據爲巢窟而長城失其障蔽墻堡迭興徒示弱耳哈密實爲其肅藩屏自吐魯番攻陷其地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煩經畧未見底定而戎心日驕邊患愈滋矣凡此數地未嘗不建督閫屯重兵也然大寧河套哈密三險旣失虜番反得以阻隔我矣謂中國之強也得乎今虜酋固已納款稱臣然西北諸番反畏其威力而朶顏諸虜皆結爲婚姻謂夷虜之弱也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乘虜酋臣服東北自居庸古北等處西北自花馬池靈州等處西自嘉峪關至赤斤罕東等處相其形勝度其險要凡邊墻墩堡當及時修築務使睥睨縱屬亭障畢聯而督閫屯聚法真雖各有專方要必如常山虬勢首尾相應或如趙充國列燧屯田得以便宜行事而兵食皆取足於邊鎮威如張仁愿築受降城於要地使虜部隔絕不敢連結出沒以肆憑陵或乘遼左懾威之後運籌決勝出其不意直擣朶顏三衛使其大有所割不敢陽順則時有窺伺如李牧威匈奴焉可也至於京師西北以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薊州雖稍重塞而練士者爲急宣大與虜接壤而又當虜衝衝可不先事爲備乎噫一方保障萬里長城

在得人也有自古及今何代無才如牧如死國如仁愿我朝獨鮮其儔焉何哉使擇之慎信之專待之以歲月不以交法牽制之當必有胸中數萬甲兵之人在也顧用之何如耳何九邊夷虜之足云

圖書編卷之四十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內夷各土官總敘

帝王制馭夷狄如畜猛獸然其所以不弛禁圍箠之防者不過馴擾其性使聽吾畜牧不敢肆其搏噬之害已爾雖久之馴伏依人無異犬馬而防禦終不可弛也苟縱其奔突之性至跳梁搏噬不可近始歸咎猛獸而殺之亦晚矣歷觀往古唐虞三代之盛漢唐之強而邊夷警備則代有之其不至為中國大患者皆馭得其道也所謂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我

朝提封萬里百夷莫敢不來享來王矣所當嚴其限而慎其防者豈獨北之虜南之倭已哉西起巴蜀牂阿東抵一襄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北粵三江層巒疊嶺真有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者其間夷獠巒麂狨獾各盤據深箐險峒已非一世然卒聽吾之約束者禁國羈勒在我故也何也貪戀富貴夷狄亦然彼世以土官雄據一方惟恐失其所固有耳伏觀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稍與約束定糧猶差發其土官名號曰宣尉司十一宣撫司九都尉司一安撫司二十長官司一百七十三初皆隸中書

驗

封後因掌土兵者改隸兵部襲替則賜武選凡土官無子弟其婚與妻皆得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及方物請命最謹正統初謂以夷治夷彼固得倚

朝廷官爵以制其黨與

朝廷亦得因爵賞以制土官誠得馴養之道也迨天順八年三月上

兩宮徽號詔許土官繳呈勛奏即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

孝宗末年發憤厘革至正德旋復廢嘉靖九年始曲爲
條例稍復

祖宗之舊令該府州縣正二幕屬巡檢驛傳三百六十隸
驗封官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
隸驗封者皆領於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於都指揮使
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
巡部院諸司建白日煩紛更已甚矣故夷情叛服靡常
多有不就約束者可盡委罪邊夷哉蓋獷悍桀驁夷之
性也世相讐殺猜忌輕生烙躡善奔恐餓行鬪其習

沈鬱巢穴不敢遠離假重爵命威制服屬其勢也知
州縣不可喜功生事輒開邊釁知其勢則彼或出
沒剽掠誘我遁逃擅我疆場而我之防禦征勦格撫亦
易爲力終非虜倭比也雖然亦不可視爲疥癬之疾無
與於腹心也即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
王驥欲立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巢
穴思任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
其餘膺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
敝不可勝言矣若夫南顧麻陽羅傍叢爾小醜又
皆界在腹內一或馭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餉
威未加乎醜類禍先被乎生靈遠事良可駭也司邊籌

者內夷尤宜慎之

四川土官

四川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三長官司
十二都司領宣撫司二招討司一安撫司四長官司二
十二行都司領長官司五

播州宣慰永寧龍州為二宣撫草塘黃平黎州為三安
撫泥溪平夷蠻夷木川播州餘慶白泥容山真州重安
九姓平茶峒為十二長官其都司領者石砫酉陽為二
宣撫天全六番招討八郎阿角寨麻匪兒芒兒者為四

安撫司木頭靖州岳希逢石耶峒邑梅峒占藏先結族
西匪族白馬路族山峒族阿旨峒北定族麥匪族者多

族牟力結族班班族祈命族勒都族包藏族阿昔族

思曩兒族阿用族潘幹寨疊奚穆即為二十四長

武選

四川土官二十五烏撒芒部烏蒙東川知府四人同知

一人龍州判官一人龍州宣府知事一人馬湖把事一

人信寧梅侏溪麻刺村昭平堡寨水寧戎明月三益巡

檢八人溪龍阿用祿馬蠻夷白水大平瀘沽驛永七人

改流知府一人馬湖

右隸吏部驗封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躄沂沅水出且蘭以
 伐夜郎祖牂牁繫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之即
 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尹董氏
 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自後渠
 師多姓謝氏唐與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即其地置播
 郎牂夷珍秦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終宋朝貢不絕
 元時內附 國初其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封為播州
 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洪楊俊楊信俱有
 威名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宣定

西南夷以笮都為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

牛主外羗一治青衣主漢漢民晉時為李雄所據至後

周改為黎州隋唐為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漢源郡後

復為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據有其地宋

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

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竇地甸漢屬牂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卷四十八 五

占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

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

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統據之元置芒部路

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為九姓其地秦為蜀漢為益

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宣撫司其地周為羌氏在隋為平武龍門山官水

峻曰塞之地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地

松潘圖敘

我

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之一身松潘其首

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於外材官控禦於中

聖模神武淵乎盛矣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叛而綿

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此所

以有白草之變而屢執事之憂也愚嘗讀甲孝友會要

圖書編

卷四十八

六

而有感於松潘之事其言曰西南諸番雜聚且微然而
勢合則強力分則弱必離其黨使不得親分其勢使不
得不弱斯可也由此觀之則我當合而彼當分亦明矣
胡今之不然也故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
實則分也白草之寨似分而其黨皆魚難以相死實則
合也豈不尤為可異哉

松潘建置

欽差巡撫四川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邊務都御史一駐

川

欽差一飭松潘一威茂安綿等處兵備按察司二一駐松潘一威茂

綿州

欽差分守松潘等處副總兵一駐松一協守左叅將一駐小

右叅將一駐茂一協贊遊擊將軍二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七十畝有零至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千四百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茂州灌縣四路至客官軍各兵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

之通 蜀民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員 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律六屬所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堡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石有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駹地漢時自笮以北君長以十數冉駹為大武帝開以為茂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

蠻之道生羗爲吐蕃攻拔之宋初茂州無城知州事
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以後入寇不絕元
始內附

國初征松州及茂威等處克之卽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松茂有衛疊灌有所采衛誠錯布矣大都統轄之胄不
識韜鈴尺籍之夫不諳紀律恃此以禦戎譬之驅群羊
搏猛獸不格明矣今非欲悉更置之而戰陳之法不可
不訓也私門之役不可不禁也賞罰之令不可不明也
通之籍不可不稽也格鬪之器不可不利也夫將不
知兵與無將同兵不習戰與無兵同誠脩此五者而不
足以備邊吾不信矣堡關之設自茂北抵松十有七自
茂南抵威十有五金鼓聞烟火接亭障誠相望矣吾聞
夷恃剽健恣睢輕漢兵誅求無厭戍卒下堡必擊牛酒
邀諸番歃血盟誓乃不犯每一舉火輒蟻聚而食之我
卒寧枵腹不敢爭是吾之設堡適以資寇也何賴焉盍
亦相地形擇要害而併置之乎夫關堡併則兵力聚兵
力聚則夷不敢侮是所當講也諸堡之卒歲於內衛選
官軍更番而戍大約王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
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恟疑虛唱習爲

上計不聞有剗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奚足多也曷若罷之而養戎兵之費藉士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閑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夫堡無冗兵則食無浪費亦一利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於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萬斛峙積邊庾食至裕也今常額雖存實無通負之民乎法禁雖嚴寧無乾沒之吏乎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城李唐故地也在戎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

曰無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於牛僧孺城竟棄議者有曰新與之盟而遽納其叛語利則維州小而信大語害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司馬之說也有曰維州本唐故地取我故地以刷前日之耻正以大義謀國者此胡寅之說也是非迄無定論以今日觀之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不易取其取也不易守必欲緩之要在蓄銳養威相機審勢使我有萬全之策一鼓而擒耳而輕動以啟釁非計之得也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

一線之逕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即
使無之不過太山虧一簣土耳其何足惜哉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
威灌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而不
安矣此謀國者所以重之也錢糧則額派全省正軍之
外益以戍守不爲無見比年以來軍伍缺而不補錢糧
日事剋削一切因仍苟且之政多而補偏救弊之術少
昔人有云母日無害其禍將大竊有隱憂焉

南路番種固多作惡爲地方患然最稱鴛鴦者無如人
荒沒古去帶三寨也其次則別柘一寨焉查得三寨其
一番不多漢居其半大約不過五百人以五百人終年爲
害而莫之一處養兵之謂何夫不一懲創則不知畏懼
故認爲之說曰三寨一除則餘寨可傳檄而定也松潘
邊境地方非戰則守戰不可常恃而守則可以永固操
縱之權在我而已南路十五關堡前隔大河後阻重山
大小番姓前後夾居其中羊腸一線之路乃爲

中國所有之地如鐵爐溝走石坡鴛鴦橋石花鞋套子灣
木驢溝掃水岩凝水溝乾溝子三哨嘴楊廣墩砲腦溝
老虎石翟貴哨石窩墩關門石陡溝子大小橫梁溝沙

灣龍溝秦王箭鏹力灣掃水岩涼水井黃沙壩索橋頭
五哨溝乾溝黃土坎野猫壩石門坎亂石窖石蛇兒狗
子嘴龍打溝洞子溝沙灣麻谷嘴等處東路有天花石
二岔溝乾溝子琵琶頂各驢兒溝高哨子黃土坎亂石
窖旋風岩險頭哨高子哨出龍溝母猪洞落魂橋月兒
岩山葱溝高哨子大灣老虎石松坪子擦耳岩鬪老岩
吊石子掃子岩龍黎兒溝高橋鷄公嶺大沙灣臘菜坪
等處北路有寡石岩虹橋關絕塞墩鐵門墩銅柱墩八
呷口林燦口恰乍口惡林口寒盼口了裕口麻盼口唐
弄敵真壩柏木橋東勝墩等處俱爲番虜出沒路口來
則遇迂官道肆行劫掠去則隔河阻山難以通補最爲
要害之處不可不爲之防者先年何總兵自威茂以達
松潘小河三舍漳臘一帶地方官道兩傍脩築邊牆防
護行堵番夷至今稱便但年久歲湮率多倒塌有行經
數里而基土盡頽者有曾經補砌而底薄難恃者以故
番夷往來出沒如履無人之境亦可憂也東北二路稱
爲稍緩而南路一帶尤爲緊要欲爲國家萬年之計其
在南路必於後山自雄溪西寧以達蒲江北定直抵鎮
平界限倚就山勢築城一道城上多設敵樓而兩頭盡
處鎖以重關以遏山後之諸番又于沿河復何總兵所

築邊牆聯絡墩臺以遏革河之諸番縱百蠻有羽翼亦難飛渡如是而輪班戍軍可以盡革糧之所省歲不知幾千萬兩周遭田土可以屯種地之所產歲不知幾千萬石久安萬全之策莫有踰於此者但山後城工非大舉動壓以重兵且戰且守勢不可也且三寨底平而同溝諸寨撫處已定或可保數十年之安姑待將來次第舉行之耳審時度力則沿河官道牆工似今日之所當爲亦今日之所得爲者誠不可不爲之脩復也但邊牆可以近守不可以遠瞭又看得敵臺之設尤于遠瞭爲便欲脩邊牆必增敵臺蓋舉之乃萬全也

松江一鎮五穀不生戶無百金之產家無石粟之餘誠爲絕塞窮邊而軍民百萬生命所賴爲養者皆懸于東南兩路之糧運也但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困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卽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衣不蔽體食不充腸故有身死未寒其妻下嫁於部卒有子備員竊祿母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奎閉門忍饑而死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死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

潘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實米其餘月分皆
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
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意誠善矣但所存恤在糧
戶而所苦在邊氓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非中道也今照布政司買運松籩一鎮萬曆七年
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
而松小等邊主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
名客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
實爲利便如指揮使月俸七石內實米三石云大約
該支實米三萬五千八百五十五石四斗尚剩米一
萬八千八百三十六石三斗八升可供別項支用裒多
益寡酌盈濟虛糧不加運即原額之中而通融之自裕
人無多給即本分之內而均平之自充况各軍月有實
米可備饗殮又有折色可供使費稍加轉餉可以無饑
即有不敷湊買不多不至枵腹待哺其利一也又每月
放米家給人足其家稍充者可以出糶不給者亦可那
移市價自平固戶不得坐索以增價其利二也又松地
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富商攜資坐取重利每借米
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者有之窮軍細民其
心兌支無如之何若每月給米不至稱貸之難商人不

圖書編

卷四十八

十四

得勒取重息其利三也有此三利而糧又不加增公私兩便誠善之善者也

四川行都司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曰建昌衛建昌前衛寧番衛越雋衛鹽井衛會川衛屬所七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里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米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石有零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邛都國地漢武帝置越雋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於會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獫狁郡後周置嚴州隋改西寧州唐初復改雋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雋郡至德初沒於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亭登縣懿宗時為蒙詔所據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為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為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勝東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

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籬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
甚畏弩末之毒嘗觀无遣譚澄同知宣慰司事至其境
議之曰皇元一視同仁特置大帥安輯招懷以捍外侮
非利徵求於汝也夷人大悅即此可以得夷情亦以識
治夷之道矣孰謂夷終不可以化誨懷服哉

議制馭松州諸寨建昌縣

按蜀界在坤隅二面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國
其西北則爲疊茂爲松番與氏羌爲界有大姓小姓小
蕃大蕃之別在昔爲吐蕃憑陵巴甚是李贊皇之所經
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爲沉黎越嶲建昌諸
衛迤亘猿獒之外諸種盤據虜言中爲賊靡有定在昔爲
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營而卒以攻心爲
策者也我

太祖聖武布昭鞭撻四垂西南夷交臂內附稽首獻琛願
比編氓猶歎盛矣然犬羊異類好利樂災少有間隙信
然而起邇年松州諸寨既已鋤其兇穴破其窟穴群氏
請命矣建昌餘孽既嘗俘其首虜燬其保聚計所殺獲
亦畧相當矣論者乃謂諸寨大創之可以圖數十年之
安而餘孽未殄宜大伸一怒之威皆一時之策也然番
戍無親視我虛實我實則服我虛則叛公裔夷小醜憑緣

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嬖之屢欲奪嫡而
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獨立嗣以嫡不
以長主公柰何柰之以啟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嬖友
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曰怨懣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
孟主與戚戚與仲主爲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
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
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柰何淵曰天霸
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慙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
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諸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
喜乃召谷山長官韓宜重安長官張通討之將以誅
宜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柰何以賊誣之輝
大怒立杖殺宜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
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
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路於
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
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
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旣而爛土
諸苗膏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
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脩怨於淵
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

參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
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
學宮觀之愛復携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艱然諫曰
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等威而款下屬竊爲明公
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
通苗越境爲亂報知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通義賂
上下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於義僞以人往
義信之義貴州守臣陳愛友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
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
臣友淵大懼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
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
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
史御史等官鞠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
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寘保寧無何友黨募友以
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
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
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
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讐固自若也諺云骨肉
難醢參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酋

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徇情何以
有此張璠欺君曲法造福百年蔓延邊徼其後輟轉調
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雲南夷土官

雲南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都司
領安撫司三長官司三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東里
八百大甸爲七宣慰南甸干崖隴川爲三宣撫十二關
納樓茶甸教化三部王弄山虧容甸處溪甸思陀甸左
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刺次河革甸香羅瓦魯之因
遠羅必甸馬龍他郎甸若樂甸紐兀芒而爲二十長官

其都司領者安撫三路江鎮遠楊塘長官三茶山鳳城

施甸 右隸兵部武選

雲南一百五十一武定麗江景東沅江順寧永寧鎮沅
蒙化孟良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蘭州寧甸寧州富
州北勝大侯雲龍浪葉部鄧州安寧威遠霑益羅雄鎮
康陸涼知州十七人臨西嶧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知
縣六人廣南姚安府同知鶴慶府知事一人千厓宣府
經歷一人巨津師宗浪蕩迪安北勝鎮南姚州順州同
知八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亦佐易
門定邊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嶧峨定遠楚雄

王簿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井順邊鹽井副使二人
連爲古刺騰衝樣備觀音山茨橋德勝關淇西在城打
牛坪晉寧身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水眼鄧川州寧蕃順
寧尋甸禾摩村東山口浪滄江師井打牛坪邊井金沙
江十二關備侯江吉索翼納更山蒲陀崇鎮南箭桿場
關索嶺鉄爐青水江里鹽井西金沙江赤水鵬定西嶺
龍街關曼神寨徐白水關南平關黑鹽井阿雄村戛賴
元江禾摩村安南坡祿騰煉象關楚雄縣松詔鋪觀音
山鳳羽鄉東金沙江回登關湯池英武關巡檢二十五
人改流二十五知府鶴慶尋甸廣西知州四人馬龍彌

勒維摩阿維知州二人路南蒙自府同知一人楚雄府
照磨一人麗江典史一人浪穹塩井副使一人彌勒沙
驛丞五人永平孟哈潞江羅十思庄雲南巡檢十二人
宣化關甸頭樣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關彌
沙井雲龍甸煉象關楚場

右隸吏部
驗封

八百館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
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卮兀
魯迷失帥軍征之至成宗責其叛寇車里遣也先不花
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省各給馬

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刺哈孫曰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主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深微名首釁喪師辱國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酋特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我

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才攬那來貢方物始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性頗緩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為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為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附老撾車里孟艮于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為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明末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其民皆百夷性曠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日招木中又次日招花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蠻名徹里又有倭泥務獵蒲刺黑
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解音臺
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
額六甸後又置耿凍當孟弄二州

本朝洪武十七年酋長刀光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
年改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額上刺一旗為號境內猛永山杉木江

孟良

孟良府蠻名孟指古不通中國我

朝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孟良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
至木邦北至孟璉其土俗與木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
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元二
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命西
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始從化來王其所部猛密有寶
井為木邦利府陶孟思至領之陶孟者猶華言頭目也

木邦宣慰司罕揲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揲死其孫罕窆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詐得自貢不關木邦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畧地自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逋猛密因爲曩罕弄計遣人賫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猛密曩罕弄恃有罔援益踞傲不出迓宗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甲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歪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辯宗輒咎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旣立盡奪木邦地罕窆奔猛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窆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干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璉有孟羅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良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候

有威遠有鎮康有甸澹有者樂甸其民多有夷不通漢
字俱屬本館譯審附列于后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遠
路軍民總管府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
使司其民獷野小有隙即構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
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緬甸購捕斬之語在緬甸考
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瑤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大監
遂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

金...行偶忘孟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
天朝...其官職以符牌號召諸夷畧取旁邑自廣會猛密
叛木邦叅政毛科檄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羸兵數千
應科為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
取...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

祿

土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為鄰惡誣誤願入蠻莫十七
寨贖罪得比米魯仍乞以一字為宣慰如故朝議遲疑
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孟定

孟定府舊名景麻元至元二十六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

南甸

南甸宣慰司舊名南宋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未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陞宣撫司其俗結姻用穀茶內有丙弄蠻于溫泉沙木籠南牙諸山小梁諸乃二河大盈江黃連坡關小

龍山關

于崖

于崖宣撫司其地舊名于賴賧曰渠瀾賧曰夷居之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鎮西府後為于崖長官司正統間陞宣撫司境內有雲冕雲龍曰蓮刺朋諸山雲冕安樂止西三河其土產四時皆蠶取其絲染五色為土錦

隴川

隴川宣撫司舊為麓川地皆白夷所居元至正中置麓川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內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二年其土酋思仁叛發官兵討平之革除其司十二年置隴川

官撫司干隴把俗與南甸同

威遠

威遠州郡唐南詔銀生府之地舊為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為白夷所有元至元中始置威遠州

本朝因之編戶四里境內有蒙樂山南堆谷寶江

灣甸

灣甸州蠻名細賧元中統初內附屬鎮康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編戶五里

鎮康

鎮康州蠻名石炭本古黑蠻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

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改為州編戶六甲

其人形惡體黑以青白布為衣跣足行荆棘中如飛

大侯

大侯州蠻名孟祐白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隸麓川路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後改為州編戶四里

俗與灣甸順寧同境內有昔彌蠻刺蠻彌阿輪諸山孟

祐孟賴二河

芒市

芒市長官司其地舊曰怒謀曰大枯賧曰小枯賧即唐

史所謂芒施蠻也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芒施
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九年改芒市長官司

景東

景東府古柘南也唐時南詔蒙氏為銀生府之地舊為
濮落雜蠻所居後為金齒白蠻侵奪迄宋大理段氏莫
能復元中統初始討平之以其所部隸威楚萬戶至元
中置開南州隸威楚路

本朝洪武改為景東府編戶八里其民多百夷不通漢書
田皆種林境內有景東三寨鶴籠蒙樂諸山瀾滄江大河
龍潭泉諸水母瓜安定景關三關

鶴慶

鶴慶軍民府東漢為永昌郡西北境唐時為越析詔之
地名鶴川及漾共川南詔於漾共置謀統郡元初內附
置鶴川尋置二千戶仍稱謀統屬大理上萬戶至元中
復為鶴州後陞鶴慶府改鶴慶路

本朝洪武中改為府後改為軍民府編戶十三里領州二
曰劍川曰順州其民蠢朴稍剛好豎訟帶弓矢境內有
峯頂龍珠方丈金華劍和石寶公山烏舖諸山漾共江
劍川牛甸二湖泉諸水

者樂甸

者樂甸長官司本馬龍他即甸猛摩之地夷名者昂
本朝洪武末分置長官司隸雲南布政司其民多百蠻交
本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則婦日中則男更代爲
市境內有者昂蒙落三山景來河

緬甸館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
正國滿其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斜屢討平
之後于滿其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

一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因其前
貢不缺始設本館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嘗
懦不振其下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眾麓川併有孟養
地道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
仁至上江以無援力戰死

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飲藥死廷臣皆言宜置思
仁不問不聽乃用大監王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
伯蔣貴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往
討之思仁敗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掠孟養地畀緬甸
購思仁緬甸酋長卜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卜差
酋莽刺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

闕下

朝廷用驥言錄綱旬功即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
 一之麓川夷擁思仁少子思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
 一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為界今居孟養
 如故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曼里北至隴川自
 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
 屋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
 一恃以為險

滇夷記畧

滇載記逸史氏曰史稱西南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

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
 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
 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商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
 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接抗凌疲我齊民世主甘心
 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
 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
 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峯年運志其書用華文義兼衆
 教稍為刪正今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焚於三
 代為荒服漢僅割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
 也于今列箐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

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
表幾近是哉

雲南夷總論伍段

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偉秉義捐軀傳友
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鶴繼膺藩屏平
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
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強曠鎮南
蒙化順寧處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爲難諸甸約
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正養由狗

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官非人刑法奸貨相傾
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齊晚
矣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年王柳貌率其
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册南
詔爲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其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
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
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
元憲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藩入大理平
雲南遂分三十六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

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河底於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其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煽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資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雲南在古荒服聲教漸自唐及宋則偃然僭竊睥睨

巴蜀元雖開省而有疆圉瓜裂以羈縻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熨熨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噉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洛永寧麗江曲靖迤邐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頌要指掌可窺矣諸夷之魁則元江武定景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兵力稱雄向昔靡一蓋自麓川欽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殆在撫綏闕狀乖方莫可數矣至於滇南

上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滇池有徑可達焉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啟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按百夷之種麓川緬甸數為梗元江永昌之外設宣慰者七以統百夷以沐氏遙轄亦以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爨人蠻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些四蒲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勞人哦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目瀾河尋丁蠻栗芑不可悉記

貴州夷土官

貴州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二蠻夷長官司二十都司領長官司十一

貴州宣慰金筑安擇貴竹水東青山劄佐龍里白納底

寨養龍坑施溪黃道溪水德江蠻夷沿河祐溪偏橋而

阡苗民葛章葛商龍泉坪銅仁省溪提溪大萬山平頭

著可烏羅麻響木瓜大華上馬橋大龍番程番小程方

番金石番韋番洪番盧番羅番盧山都勻平川六峒邦

水關豐寧平定樂平慕役頂營十二營康佐寧谷寨西堡

為五十二長官中曹垂西都坪峨異溪都素臥溪鎮遠

金容金達邛水十二峒潭溪八舟洪洲伯里曹滴洞古

洲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驗洞赤溪南洞

龍里為十二蠻夷長官其都司領者新添小坪伐把乎

寨丹平丹行楊義樂平伐平浪九名九姓獨山州為十

二長官

右隸兵部武選

貴州土官一十五鎮遠府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

人安順州同知一人普安州判官一人婺州縣丞一人

曹沙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覃韓偏刀水巡檢六

人司獄一人改流二知縣一人婺州巡檢一人都儒五

堡三坑

右隸吏部驗封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

國初雷翠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壤時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普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曰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即東蠻

白羅羅即西蠻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為姓一名羅鬼一名爨人曰朱家皆曰蔡家皆中國之裔曰仲家曰龍家其種有四曰犵狁一曰犵獠其種有五曰狎獍其種亦夥曰東西苗曰紫薑苗曰賣爺苗曰阿和習尚各異力耕耨用刻木為信好佩刀劍勇於戰鬪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雷翠之孫也委香死雷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氊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畧善

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快快簿之乃奏
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
王守仁以建言謹謫罷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
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
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
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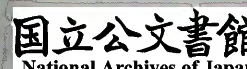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

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當
事者亦以此言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
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
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
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
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其有害使
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盜
寇以撫綏平民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故其土人皆曰天子之使也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又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換之於義及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 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禮阿道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

天子所使故其土人皆曰天子之使也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又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換之於義及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 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禮阿道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



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
之首偏師之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
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
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
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
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設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
十八萬深坑絕堠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
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
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

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
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
一都司深坑絕堠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
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友酉陽保靖爲彭
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分安氏之所有蓋
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流絕堠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
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
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

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也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護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醜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闕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第萬銓庶知土目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次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其何神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禮何歎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面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貴州夷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邛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

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既 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徭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人徃徃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甃甍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不失為在事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略不傳其淵謀睿筭真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大皇漏洩因以敗事者視此何如也大抵夷性嚙怨而總王召悍而喜怒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不簡辭不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先世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更其姓也



編卷之四十八終

卷四十八

四十三

